



FEB 13 1934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回族青年

第二卷 第一期

短評

## 南疆獨立之不足信

近數日報紙揭載，新疆消息，有謂：南疆獨立組織回教政府者，有謂土耳其思欲染指者；無稽謠傳，固不足置信。作如此宣傳者，要不外金樹仁餘孽，沿襲滿清屠殺回族，先誣謀叛，繼張殺伐之故技，蓄意中傷，以遂其私而已。我中央諸賢達，或不至受若輩蒙蔽，以墮其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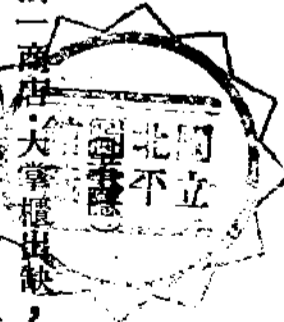
「獨立」一語固可聳人聽聞而加回民以罪狀。不知新省政權，淪於跋扈軍閥之手，二十餘年，名存實亡者久矣。如不聽中央命令，擅訂通商條約，取消回王封爵，嚴禁省民不與內地往還諸端，其去獨立也幾希。客歲新省民變，純係不堪金樹仁壓迫，起而反抗，意在爭自由，求解放，非欲與中國脫離關係。政府雖兩度派大員赴新宣慰，所得結果僅任命劉文龍爲新疆主席而已。對於回族所受痛苦，未聞如何拯救，所受壓迫未聞如何解除，近傳中央又將有再度宣慰之說，若徒托空言，苛法不除，仍恐徒作一趟西北漫遊，於事無濟。人謂

評

：「新疆省府，猶一商店，大掌櫃出缺，二掌櫃繼任；二掌櫃出缺，三掌櫃繼任，換了半天人。他們買賣的做法，是一成不變的。」新疆自楊增新而後，數易長官，其壓迫回民政策，亦一成不變。前者羅外長，由新轉俄，尙須向省府領出國執照其對中央大員如此，對於人民可知。政府對於新疆善後若不能根本翻去軍閥勢力解除回民痛苦，受壓至不能堪，積冤難白，終恐不免獨立耳。土耳其雖與新疆回教相同，大戰以後，元氣大傷，動於興復，難暇遠圖，且土國遠處歐西，相隔遠甚，尤難兼顧，在稍明世界大勢者，即知其誣可不深辨。

## 本期要目

特評(八則)  
 贊張京甘寧青三省回疆爲國府憲治金樹仁案宣書有感  
 南疆回民建獨立政府耶  
 爭取回族的解放與平等  
 帝國主義侵略下的被壓迫民族 (續)  
 說共信  
 西行雜記  
 馬沈  
 達烏德  
 尤斯  
 達烏德



## 關於最近新疆問題

據最近報載：新疆回民有發生新變動之傳說，政府最近乃有將再派大員入新宣慰之意。吾人以爲政府對於新縣，應認清回民爲主體，故處置新疆問題，對於全體回民之意見與共同之利益，必須予以十二分之注視。當此英、日、俄方乘中央輾長莫及，極力誘惑回民之際，政府應即根據回漢民族平等之原則，以處理新疆問題。吾人以爲目前政府，最低應即從速實現以下二事：

第一，政府最近應速派遣回民大員及青年，前往新疆宣慰，並調查最近新疆真相。

第二，政府對新疆擁有實力之各回王，及軍事領袖，應予以實際的位置，以資借重。

以上兩項爲當前最關重要之問題，甚願政府有以注意焉！

廿三年，一月，三十日，穆樂天

## 新疆之真相果如何？

(阿里)

馬仲英尙在迪化附近之達坂  
張培元仍于馬崖寺與盛軍相  
持

前報日載：馬仲英落荒而逃，張培元飲彈而死；屢次受欺之社會人士，明知又係奸人造謠，未足置信。茲據馬仲英之機要處長拜自勵氏自哈密寄來航空快信，大致謂：『馬仲英師長仍在迪化附近之達坂城，師部在哈密，天山北路之哈薩克長官石利福漢，亦忿盛世才之容納共黨及壓迫回族之非，率衆六千人響應馬部，達坂一戰，計俘盛部千餘人，并獲坦克車一部，機關槍十八架，大砲四門，小鋼砲八門，長槍四千餘隻，擊斃俄人，約五百餘人，射落俄製飛機一架。刻下張培元仍于馬崖寺與盛軍相持中』。獲得此項消息後，報章所載，又盡失實。在吾人觀察，有幾種疑點：

(一)不利馬仲英之消息，及對於回族不當之推測，均由莫斯科傳來，並非國內消息。

(二)盛世才不過繼承金樹仁之軍隊

而已，實力之薄弱，任何人皆知之，何有多數之俄軍助戰？何來之飛機？何來之坦克車？

(三)哈薩行政首領石利福漢何以突然反盛！

(四)十萬俄人之入境就食，並混有挾共產主義者，盛世才何以不禁止？

憑以上幾點，新疆將由民族間之衝突，一變而爲回教主義與共產主義之衝突。是中原之赤色未褪，而邊疆之共禍又起，引狼入戶，是誰之罪乎？

## 俄民十萬就食新疆

(回魂)

守土者不得辭其咎！

據大公報南京十八日專電『政息，自入冬以來蘇俄有失業工人及寒苦農民，紛向我新疆伊犁一帶就食。據確報，截至現時止，已達十萬人，其中純爲覓食而來者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餘乃受主義之驅使，混入活動。」此種消息，當爲確實。不過將來之邊疆情形，益趨于複雜矣！方楊金時代，俄人之入新疆者甚夥，不過爲資本家被赤俄之壓迫，亡命我國，而入我國國籍者，或因俄之回教徒因蘇俄極力取締宗教，彼等不忍放棄其信仰，移居新疆，而入中國國籍者；從未有以十萬之飢民，卒然入他國境內謀食，並挾有主義而爲絕大之政治活動者。我國之負守土責任人。竟漠然而不阻止，將利用之作武器耶？十餘年來，共黨糜爛于中原，費幾許之兵力，未能奏效。與蘇俄毗連之新疆，所以未能即然亦化者，徒以回教之搏合力大。

回族不能隨便變更其信仰耳！今挾其主義者，居然橫行無忌于新疆，我主政者，亦竟容許而不禁，更思利用之以達其私慾；將來之首與社會主義衝突者，厥維信仰回教之回族。想新疆必益呈紛亂之局面。是西北民族之不相諒解是小事，而主義之爭，是大事，回族被壓迫是小事，邊疆騷動是

！嗟呼！號稱清白之新疆，將來，亦無一點乾淨土也！

## 孫殿英之斷然西下

(伊卜拉欣)

民族間又多一層不信任！

孫殿英斷然西下後，勢如破竹，眼見得西北民衆又重陷于水深火熱中心者。他的目的是什麼？對於國事少爲留心者，都能理會了。至于此行的結果是什麼？厥維民族間之不信任與仇視而已！于斯時代，國內民族方謀團結之不暇，雅不願再有『回漢之爭』的亡國現象！理想如此，事實却大不然。馮玉祥之開發西北，所留下的都是些悲慘的痕迹。民族相互間之不諒解，未能消除殆盡。吾人屢言之，欲開發西北應先調劑民族間之感情，若仍先派遣幾個軍人，擴充私人之實力，則西北民衆，未蒙開發之利，先受軍人宰割之弊也！民族間之流血事件，又安知不能續演？邵力子先生在京講西北問題，語頗沉痛，其中關於孫軍西下

，亦有所陳述如「望孫軍長能遵照中央意思，縮編其軍隊，並加以整理。勿復用縱橫捭闔之手段，到處宣傳，到處鼓動，如對甘肅當局進言：『願打回回……』」邵先生爲最同情弱者之人，故感慨之餘，把此種事件公佈出來。不過孫殿英也不免太錯誤了，西北回回，自經馮軍蹂躪之後，元氣未能恢復。不打自倒，何必這樣小題大作。這樣說來，西北回族又感著絕大的威脅了！其實不打緊，因爲現在甘肅當局絕不是封建勢力瀰漫著，輕爲所惑。甘肅朱紹良主席已電告中央謂「漢回同屬一家，寧夏甘肅當局均阻止孫軍入境」。那麼回回可以說是吃付安心劑了。不過還有一層，回回雖說孱弱，還是當場不讓的。武松每逢用武力解決他的對象時候，常說：『你比景陽岡的大蟲何如？』現在孫軍真要不容氣的完成『打回回』的政策，那麼回回也只可說道：『你比當年的馮軍何如？』

# 蒙古請求自治

## 之聲明 (哈三)

蒙古代表趙泰保蘇魯岱等二十餘人，持聲明書謁蔣委員長及各院長請願。繼又假中央飯店招待新聞界。由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主任吳鶴齡聲明，此次蒙古請求自治，及不接受中政會決定自治辦法真義，大致如下：

(一) 蒙古請求自治，係欲集合各方之力量，以禦外侮，絕非分裂運動。

(二) 係求邊陲民族共存共榮，毫無排斥內地移民之意。(三) 係為全體蒙民謀共同之安全及進步，並非為少數人謀利益。(四) 係對盟旗省縣多重組織，要求平允之解決，並非反對省縣現當局。(五) 黃部長在百靈廟時曾允設立兩自治區政府，及聯合辦事處，對於開墾牧地不分地稅案，亦曾准予辦理。有黃部長核閱核所發之各盟旗長官電可証。(六) 中政會決定之自治辦法與百靈廟所定之辦法不合故不敢接收，並非有所誤會，尤非

無理取鬧。

綜以上之意義不外下列各端

(一) 內蒙自治絕非獨立。

(二) 自治之目的，在精誠團結。

(三) 為全民族謀利益，非為一

二之特殊階級。

(四) 請政府實行黃部長在百靈廟之允許者。

平心而論，蒙人之立場，頗為鮮明。吾人仍望此項聲明為誠意的表示。蓋吾人之所關心者，厥為帝國主義之左右與患弄。及少數之王公大人藉機剝削也！今觀其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聲明，顯然無此類弊病，為政府計，既認清其立場，自可順其意而行之，并以全力促進之成功為走。尤其要者，為防止帝國主義之侵入。且黃部長允許于明不可再失之字樣，蓋在今日邊疆播動之時代，中央政府以「誠」一「信」字，國內各民族只要認「誠」字，中國民族前途自有辦法。所以蒙族既能誠心合作，政府即不能不立信以報之。否則只拘拘于成見，使蒙民意

無所依，終必無好結果，幸願政府見及之！

## 馬步芳親援寧夏

(努海)

### 不失回教之團結精神！

孫殿英違令西開，薄平羅，直窺寧夏。寧夏主席馬鴻逵奉令堵截，相持十餘日。孫軍勢大，有增無已，馬軍皆受威脅。現又調騎兵第二師馬步芳部，開赴中衛寧安堡一帶，加入迎擊。並聞馬步芳已入省城參加軍事會議。在過去馮軍入寧之時，延及甘肅。三省幾為糜爛。加以軍閥政客之煽惑，回漢大肆屠殺，留下極深之痕跡，此實力過去之憾事也！今孫氏向甘肅當局進言：『願打回回』，此種極狹隘之見地，當非中央之本心。及此種分別畛域之觀念，當然促速回族將領之團結，以除此大患。故與其言『打回回』，莫若謂之『禍西北』，與其謂之『禍西北』不若謂之『亡中國』。故馬步芳之親援寧夏，不但有軍人

服從之精神，亦足以表現回教團結之力量。並望以後我回族諸將領，切實團結，領導回族，共入于進化之路。消滅畛域，共贊黨國，必使完成真正之國民革命不止。

### 寄語侮辱回族者！

(無畏子)

甘爲帝者作俚何故？

不滿一月，得到三件侮辱回族的消息：(一)藉著香妃的史蹟來的侮辱回族，(二)說回族是一妻多夫制，(三)某中學藉著一位回族女教員的題目肆意來侮辱。在這三件的侮辱程度，是差不多的。詳細的內容如何，值不得我來寫，寫來恐怕也要玷污我的筆桿。我現在簡單的來批評一下：

(一)藉著香妃的史蹟來侮辱回族，——關於此點，在未討論之先，我們要了解香妃何以入中國？在滿清統治中國時代——無寧說是滿洲帝國主義統治漢族時代——他對於其他弱

小民族，是任意宰割和蹂躪的，無故的滅人之國，殺人之君，虜人之妻子。說起那種野蠻情形來，苟吾人不善忘，真是餘恨不已！不過現在黨國革新之秋，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老賬是不再算的，因為要算，更促中國之亡。不知何故，現在居然把這種滿清的光明歷史，又暴露出來，寧不羞死！幸而香妃是從容就義，不屈而死的。很能保持一些回族的靈魂，比起那些自命倫常之流，其實幹些不厚臉勾當的賣國賊們，奴顏婢膝，認賊作父，媚外求榮，……要有天淵之別能！所以藉著香妃來侮辱回族，第一可以說對於歷史不清楚。第二可以說仍具有滿清一貫之傳統思想，錯認了現在黨國的民族政策。

(二)以一妻多夫制來侮辱回族——回族向來是重視血統的。一妻多夫制，無論在教義或各地風習上，絕對是沒有的。唐山的新聞紙，居然以笑罵的風味，來說回族是一妻多夫制，其實這也沒什麼寧要以主觀的，倫常觀念，責備一切，豈非井蛙之見。

並說些不相干的話，所以惹起唐山回族同胞的護教運動，結果真是不幸的！

(三)某中學的學生侮辱回族女教員——這件事，更使國人傷心了！某中學是一個中等教育的機關，居然訓導出這樣明乎大勢的好學生來。世人都謂西北回漢之爭，是由于雙方，沒有知識。但在通都大邑，受過中等教育的學生，畛域也是如是之深，寧非奇事！所謂調劑民族間之感情，豈不是憂憂乎其難嗎？嗟呼！吾爲中國民族悲！吾爲中等教育悲！

帝國主義，是國內各民族共同的敵人。每個民族，都不要受其煽惑以自亂。應當在共同戰線上，保持其相生相養之精神。中國的西北，或者是華北，是回漢雜居的地方。回族的民族力，是很強大的。一般野心的帝國主義者，都以為是「回族可用也」藉著此種潛勢力，要鼓動一切。所以以煽惑北新書局和南華文藝的故智，來離間民族間之感情。所以我斷然說，接連不斷的侮辱回族的事件，是含有重大背景

的。我回族絕不受之刺激，而有所舉。局面下，作我們的護教運動。所謂「一方還要除此割裂民族感情的元凶，以中賊我國者之計也！我們絕不小舍懷代」，為宗教而戰死是光榮的，題大作，我們要在不危害國家大體之。我們的目的一方不危害國家之存在

## 讀旅京甘寧青三省同鄉為國府懲治金樹仁案宣言有感 馬述堯

嗚呼世道衰微，是非混淆，指鹿為馬，認賊作父；包庇奸惡，甘冒衆譁，并髦典章，助長頹風；國步之艱危，至此而極矣！以國家官吏自命，竟不惜演此偏狹惑亂聽聞之醜劇，則將來刑償之失當，權姦之效尤，而毀敗國家紀綱者，豈能盡責我國府當道之疏於吏治耶！慨自金樹仁竊據新政以來，除其製造內亂，危害國家外，更私通正式絕交之國家，擅訂危害民國之條約，我國府當局，依據職權及國人之告發，將金賊逮捕，移送法院，依法懲治，誠以同胞儘可宰殺，國內小民族儘可岐視；惟不可以曠長莫及之地為負隅，與外國擅訂條約，為虎作倀；為病如膏盲之赤禍，洞開國際策淵之門戶，致全國民命所託之西北府當局毅然為此順情合法之處置，霹靂一聲，震聳驚蟻，使邊疆大吏，悚然知懼；朝野上下，玩忽泄瀉之心理，為之一變，可謂難能之至。金賊樹仁主新五載，倒行逆施，屠殺民衆，製造民族鬥爭；拒絕中央政令，形成絕對專治；封鎖對內通衢，洞開國際門戶；種種罪狀，照然若揭，即明正典刑，按盜匪治罪，亦難服輿情。我國府猶曲予優容，以大惡巨慝之所為，援用普通法規之治罪，已屬太不徹底

。全國人士於金案之審訊與發落，方一致注意，為公正之監督，使我中華民國之刑法，開其誅治違法官吏之先河，而竟有三五不肖之輩，假數省同鄉之名義，依襲其歧視回族之成見，為金逆張目，具保於前，宣言於後，指責國府當軸，攻擊告發團體。考其用意，彼等與金逆個人固有對建關係之誼，而對於告發金逆之各回民團體似有不可解之怨，以若金逆之罪狀雖太，不許回民告發，金逆雖可治罪，獨不應因回民告發而正典刑者，查我刑事訴訟法之目的，在求國家刑罰權之實行，公訴之提起，無論根據告訴，或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乃刑罰請求權之發動，金逆之被逮，謂為由於國人之告發固可，謂為由於代表國家之檢察官之職權亦無不可。惟提起公訴之權為檢察官之刑罰請求權，乃偵查之結果，認為金逆罪惡昭彰不可不提起公訴，以盡其代表國家之職責。既非告訴發者所能左右，亦非任何權威所能阻止。故有告發告訴權者，為第三人及被害人；有公訴權者為檢察官，有審判權者為法院。新疆為中華民國之領土，回族為五大民族之一份子，誠如諸君宣言所謂「新疆者。中華民國之領土，我全民族之所公有」者也。諸君不承認中國則已。如承認中國，不能不承認回族

，不承認新疆爲中國領域則已，如承認之，則對於禍新疆賣新疆之金逆，回族團體及個人皆有告發之權；即對於今後新疆一切之事宜，有如諸君所謂『配』有過問之權。且金逆成見在心，對新疆回民之屠殺，爲中外所共聞，豈君等所能強爲掩飾，暴日雖毒，尙難免國人之言抵抗也；金逆之殘殺教胞，凡屬國人皆難緘默，而況同胞同業之回族人乎？且回族自回族，回族人民所組織之團體，自爲回民團體，以回民公會之名義，可爲任何正當之主張，豈僅限於告發金逆而已耶？諸君所謂『與新疆無關之團體，以種族爲藉口』等語，在回民公會原以法人之名義，爲代表公意之主張，何須以種族問題爲藉口也？諸君非中國人乎？回民亦中國人也，回民告發金逆，竟誣之爲以種族問題爲藉口，回民之稱爲中國人，君等復誣爲以國家之問題爲藉口乎？君等於招待新聞界席上不有『同仁等有職司法者，有職司監察者』之語乎？何不智之甚也，諸君依息恩惠，歲糜廩粟者久矣。然於刑訴法所採之國家訴追主義及實質的真實發見主義曾知之否？該二主義之精神，原在求審判之公平，刑罰權正當的施用也，依刑訴正當之手續，追訴者對於犯人之犯罪實事，可儘量搜集之，犯人可提出犯罪事實之反證；一方在必求治罪，一方在必求免罪，其共同公正之立傷，要在使國家刑罰可正當施用也。諸君既自稱爲國家現任官吏，欲屈法而伸私歟？抑故意破壞法律之施用歟？

金案既已繫屬於法院，惟有聽國法之公斷，一切皆法

的問題，而非人的問題矣。諸君如爲金抱逆屈，何不依法定之手續爲訴訟上之營救。乃何對於國家神聖之司法，國人痛心疾首之金案，發宣言，誣團體，誣個人，責當局，輕國法，重私惡也？須知諸君固爲金逆之所親，然法律紀綱亦國人之所重也。查中俄邦交之中斷，由於中軍之戰，因戰而絕交者非敵國而何？擅與敵國訂約而又損及國權者是否爲通敵？未受國府之委任，而私自通謀外政府，或其派遣之人與之以佔領本國領土之機會，致外人勢力之侵入者非斷送領土而何？事實昭然何容費辭？諸君爲中國人，諸君有中國人之血氣乎？何如在宣言內有『以此而逮捕金氏，則訂立松滬停戰及塘沽協定者又將何以自解』之言也？以社鼠城狐之所爲，與慷慨悲歌之國燭國難相比乎？痛心哉！！諸君既不惜以同仇敵愾之大聲，爲金逆直辯，而幸災樂禍矣！吾尙何喋喋爲哉？諸君宣言復謂『回教六團體呈文有甘寧青同鄉會之簽署，本會既非回教團體，又與新疆人民無涉，何敢過問新事』等語。甘寧青三省爲諸君之專屬地乎？抑甘寧青同鄉會爲諸君之專屬團體歟？遭受金逆屠殺之西北民衆，對於違法瀆職之官吏能因諸君之包庇而已於言耶？且君等自謂與新疆人民無涉，不敢過問者，尤屬喪盡天良，狡辯已極；對於金逆賣國禍民之罪責，既已不肯過問，何以對於告發金逆之團體及個人而妄加誣毀？是則諸君所謂『豈願爲國家罪人出而辯護』者尤屬自飾之詞，不攻自破矣。茲特鄭重聲明，回族諸團體之告發金逆，純以整飾國家紀綱維持法律尊嚴爲立場，當此風雨飄搖同舟共濟

之秋對於金案及新變，深諱種族之畛域，避談政治之牽涉，此種隱忍處變投鼠忌器之苦心，爲我回族人士所共守。而諸君不體斯意，一則曰種族，再則曰回民，而進一步更涉及西北各省歷來之政變，以題外之事件，作擴大之挑撥，必以金賊個人之所爲，引起民族間之仇視，羽心自問，寧不羞愧。夫言及西北歷年之政變，我回族民衆實有不勝其餘痛者，滿清之幾次慘殺，竟造成今日新省之地曠人稀，西北軍之長驅入甘，全省回民悉遭析蕩。至於述及馬仲英馬廷賢等之所爲，誠爲與西北軍抗戰排除侵害之結果，何能以過去之事件任意嫁禍於個人也？至於目前之新省政變及馬盛之衝突，更不能涉及本題，新疆爲國人之新疆，馬仲英爲國家之軍人，新變如何底定，一任國府之措置，軍人之有功有過，悉憑國人之定評，何能以單純司法問題之金樹仁

## 南疆回民竟建獨立政府耶？

本刊關於新疆問題之論文，迭有發表。其重要之意義爲四：（一）提高西北回族之政治文化及經濟等項，務期與他族躋于對等之地位，（二）深痛我西北回族受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之威脅與誘惑，將來必歸于自盡之一途，故就所知所見，竭力發表，以促起政府之注意。（三）主張內地回族與西北回族因民族及宗教上感情之維繫，加增其國家意識，藉資完成自由聯合的中華民族，及維持岌岌重危之西北邊疆。（四）主張掃滅新疆挾有重大封建勢力之統治階級，以蘇民困，故關於此四項意義，一再言之。其結果表同情者，頗

案，牽涉國家政治問題耶？且回族自回族，個人自個人，回族爲國家民族之成分，個人爲全體國民之份子，主體顯明，責有所歸。諸君不可以私人之仇怨，涉及種族問題，更不可以種族之成見，遷怒於回族之個人，諸君於宣言之末，謂「爲金逆辯護係盡匹夫之責」諸君爲包庇罪人願盡匹夫之責，爲整個國家，竟匹夫之責而不盡耶？我回族團體及個人，當此國難期間，於關乎國家前途之一切問題，務求其單純易決共鑒共諒俾促成國人之團結，以應付目前險惡之環境，對此無聊之狂論宣言，本無置辯之餘地，惟國府諸公，對於西北正集中羣力，譬劃開發，而三五私人，竟以國府公吏自命，爲金案而妄議，倘有誤會，影響非淺，故略爲數言，以抒所感，聊致警勸之意，如不見諒，而引起對方之反稽，庶非所願也，望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達烏德

不乏人，而以漢族爲中華民族中心之流，及具有滿清專制時代之傳統觀念者，都毫不諒解，以爲迥近分化。其不知潮流及悖乎正義之現象，本不足置辯，今試問在本黨民族主義昭示于國內外之時，國內一切被壓迫之民族，被宰割已極，不敢呼冤，仍與政府商量一妥善辦法，但得本身之解放，並無分外之請求，一般人仍不見諒，必問之如何如何，天下寧有公理耶？我政府應行付與民衆之權利，莫不慨然與之，而獨于合乎社會正義及國內民族一律平等之原則之民族權利，始終斬與之，不但斬與之，並對於摧殘弱小民族



之統治階級，當誅者而不誅，不當任者而又任之，我奢望中央已久之回族，寧不傷心耶！

南疆回部，除與中國發生政治關係外，其種族宗教風俗及習慣均與內地各族互呈異趣。在滿清時代，不過以武力征服，當非心服也。究竟其心目之中國為何種印象，尙不可知。民國以還，所以不即遭人吞併者，厥有二端，一爲處于英俄均勢之下，一爲回族受伊斯蘭教之啟示，不忍輕棄其固有之國籍。然中央之德力不及，反受地方官吏之摧殘殆盡。帝國主義者，小示恩惠，回族意志，勢必將有轉移，何況以意識最深之宗教感情維繫之乎？楊金肆虐，民患靡止，望同一信仰之東干回，一內地回族一加以拯救，不啻大旱之望雲霓。馬仲英以一師之衆，居然渡戈壁，越邊坂，直薄迪化。是因由于和加尼牙子及姚老娃之明顯臂助，然其勢力仍爲建築于同一信仰大多數之西北回族民衆上也。我政府既不認識西北回族，又懷疑內地回族，更不知何部分政治勢力，爲傾心內向，取得民衆信仰者而利用之。是回族之望于中央者，莫不乖之，識者固知新疆之亂，不止于盛馬糾紛而已，牽延日久，必有蔓延及全疆者。吾人屢言新疆回衆必受強鄰之威脅與利誘也無疑。

盛馬之糾紛未已，南疆竟以獨立聞。我關心族國之內地回民，不禁忿且恨，恨且悲者也。吾人揣度之言，不欲其中而竟中之。此項消息，雖經官方一度之否認，然據一

日報載，彷彿又爲証實。吾人關心族國，向不後人，于斯時不能過怨政府，然亦不能不怨政府。政府頭痛治頭痛治脚之政策，回失去其中央之大方，亦足表示其政治力之脆弱也。然政府目前之意，本爲內亂外患，一時尙顧不到邊疆之急與民族之被脅迫。故對于邊疆政策，亦不過因循敷衍而已。無日本之利用傀儡，不知倭僮仍爲有用之人，不知顧到旗民之生活。無蒙藏之擄貳，不知封賞班禪章嘉大國師，不知各機關參用邊疆人才。實則此種種，亦皆不求其端而求其末之舉。究竟何者爲安當之國內民族政策？如之何實現總理之國族主義？事應平穩，則泰然置之。忽禍變猝起，則舉國錯愕！養其疾而使之放，縱其欲而使其成，孰令爲之？我國循敷衍之政府，何得辭其咎乎！南疆之與帝國主義相去之密邇，宗教及民族上與鄰國關係之繁重，稍留心國事者，誰不知之。我政府既不予以應得之權利，又不將富有封建勢力之害民賊，鏟除殆盡。對于內地回族復有多量之懷疑，不敢令之以宗教維繫，其民族感情是新疆終必陷于無路可通之境。政府與地方之關係，已無絲毫之牽連矣！是西北回族歧路徘徊，迫其挺而走險也！故南疆之獨立，其環境至可畏，其遭遇至可悲！

今日之新疆問題益趨于複雜矣，不知者以爲一整個問題，茲分析言之有三：

(一) 盛世才之勾結共產黨！此種現象，已成秘密之公開，不必稍有疑議，稍舉數例，自足以明之：

「盛世才近與某國訂立密約，借用大批款項，已以塔城等兩市爲抵押品，將所借之款購置軍火。」

——世界日報南京專電——

「自入冬以來，蘇俄有失業工人，及寒苦農民紛向我新疆伊犁一帶就食。據確報載，至現時截止，已達十萬人……其餘乃受主義之驅使，混入活動，」

——大公報南京十八日專電——

「達坂一戰，計俘盛部千餘人，并獲坦克車一部……擊斃俄人約五百餘名，射落俄製飛機一架。……」

——新疆戰報——

「盛世才出押阿爾泰山最大金礦于俄國方面，已屬爲可靠之事實。盛氏聯俄攻馬計劃，亦爲公開之秘密。……」

——定希程氏之談話——

以上數例言之，盛世才訂立密約，抵押國土。其跋扈邊疆，藐視中央之概，較金樹仁實有增而無已。十萬受有主義驅使之蘇俄工人及農民，奈何容許其混入活動？非事先默契而何？盛馬之戰，馬仲英何以擊斃俄人五百之多？以新疆之不修武政，何來坦克車？何來飛機？凡此種種佐證，無一不証明盛世才公開之與蘇俄勾結，故其始終傲視自若，知中央不能奈彼何也！既勾結蘇俄，當然予回族以不利，遂由殺回而一變爲殺哈薩克。哈薩克者，新疆遊牧之回教民族也。殘殺之極，遂惹起回族之反抗，開哈薩克之行政首領石利福漢已率衆抗盛矣，是北疆由種族之爭，而變有富于國際性之爭矣。

(二) 盛馬之爭——盛世才盜竊新政以來，無所不用其極。公然結俄，監禁大員。羅外長設非機警，鮮不爲黃慕松第二者。馬仲英始終爲中央之軍隊，其服從中央之趣旨，早已入于社會人士之心目中。羅外長親與之周旋凡數日。觀馮有真先生之日記，則可想像其爲人，羅外長對新疆，方有所建樹，想必同情於馬仲英之點甚多。不幸始阻于閩變，繼又有南疆獨立之說，致其具體之建樹，未能顯示于國內。不過馬仲英之勢力，仍建立在回族民衆上，苟新疆回族不死盡，馬仲英之勢力仍當存在。至有謠馬仲英受日本國帝主義利用說，此殊可笑，馬仲英爲富有國家意識之回教青年，絕不能出此。彼痛哭回教烈士安德馨之日，及通電請饒抗日之時，自可見之。且一切攻馬之消息，均由莫斯科傳來，顯係盛世才捏造，自無疑問。且固有一時宣傳馬仲英與蘇俄有關也，今竟何如？果疑馬仲英有獨立之野心，自達坂，吐魯番至哈密一帶，及其南疆之勢力，固可自蒙。何以恂恂自下，奉中央唯謹。凡此種種，事實具在，不庸多辯。不過未來之新疆，前途欲免去政治之鬥爭，及民族之糾紛，豈能維持中央之威嚴者？究屬何人？政府不能不爲之審慎。須知嫉惡者，未必果真，「大不道」，姑息者，正爲養大奸，以摧殘我邊疆之弱小民族也！

(三) 南疆之獨立——余固曰：「南疆之獨立，其環境實可畏，其遭遇實可悲！」南疆繼回，固宗教意識與國家意識并重者也，故其與相隣國，宗教之信仰同一，固有其相互間宗教感情之存在。然其國家，則爲中國。故又富有濃厚

之國家意識，二種意識，果能平衡，則新疆尚可告安無事。設其國家意識盛于宗教意識，則回族之認識國家頗深，其傾心內向，態度自爲鮮明，政府無西顧之憂矣。苟其宗教意識，盛于國家意識，則必回族對於政府之政治失望，或對於他民族有不信賴處，以致促成今日南疆之獨立局面。蓋其宗教意識實有超乎國家意識也。今姑不論其有無背景，西北回族，觸目中國之一切現象，未有不使弱小民族爲之寒心者。願其形成也不久，政府果能速謀補救，尙不爲晚，究竟何以處之，方能適當也。

x x x x x x x x x x

聞中央將三次派大員宣慰也，但不知此大員是何等人物？是否能不辱中央之命，實不可知。試觀前兩次大員，所獲之成績果若何乎？黃慕松自哈密飛迪化，喘息未定，即已被禁。自家生命尚安全，尙不知在何時斷送，尙能談到宣慰乎？羅外長比之黃慕松，雖較有辦法，然亦不過在各大大城邑，少爲周旋，逗留而已，果能深入下層，知民疾苦乎？宣慰之對象爲民衆耶？抑爲統治階級耶？若謂經過少許之城鎮，見過些須之民衆，亦謂盡宣慰之能事，未免將宣慰之真意義，完全抹殺矣。

故余謂宣慰之次數，不在多寡，而在能否施行宣慰之真意義及宣慰大員有適格之人才否。則宣慰雖有十次八次之多，宣慰大員雖迭次更換，勞人傷財，又何濟于事乎！故余主張，宣慰大員，應以相當之時間，不憚修阻，徧歷各地，務期到抵下層，宣佈中央現代之民族政策。並充分

表示予以政權，使回族能充分了解政府之態度，質循守法之西北回族，苟得有解放之機會，又何須與中央互呈異越乎？至于宣慰大員，應以如何之適格，方克充其任乎？無他，厥維富有民族意識及國家意識之回族人是也。何則？西北回族對於漢人態度果如何乎？有清以來，邊疆敗壞，屠殺回族者，尙由滿洲統治階級一手爲之。然直接與回族衝突者，莫不爲漢人。是在歷史上民族相互間惡感已深，果以漢人負宣慰之責，恐將摧成不幸之結果。且回族之下情不能上達，政府恩澤亦不能被于回族之上，費幾許國家之財力，後效又當幾何？且楊金主政以來，漢人之貪官猾吏，仍乘過去之觀念，虐視回族，恐回族亦對之無好印象。唯今之計，唯有用國家及民族意識，尙爲充沛之回族人爲中央宣撫大員，想因信仰一致之關係，彼此自能互相引重。且因宗教之感情引起同情心，必生極良好之結果也。是時，無論獨立國之未必果爲實現，果實現亦仍，能使其內向，取消獨立。彼帝國主義所應用隣國之宗教感情，維繫新疆回族者，而我政府亦應用內地回族之宗教感情維繫之，自然能傾心內向，不爲携貳矣！不特獨立國能化于無形，即纏回之和加尼牙子，哈薩克回之石利福漢及東干回之馬仲英，都能因宗教之感情，合衷共濟，以謀國是。故吾人之望于中央者，應澈底了解今日西北之形勢，更應認識現在之中國回族，新疆形勢雖惡劣，于今補救，尙不爲晚。否則事態一再擴大，吾人絕不願我同一信仰之回族，淪于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尤不願我西北邊疆地圖，再變一重顏色也！

# 爭取回族的解放與平等

啼 麟

「爭取回族的解放與平等」！

我願在希冀着人們，對於這樣的一個行動口號不覺起毫厘的驚異，待我們用社會前進的鐵則說起，在什麼一種運動的興起和任何一種力量的伸張，都共有牠的時代背景及歷史傾向，牠能够給人們的觀感上政治制度的一種新的體驗。

革命的現階段我們，喊出這樣的口號，主觀上堅決的承認適合於歷史的法則，歷史所給予我們的任務，我們自覺的表現在行動上。

否定這一口號的人，我們只好任他在他的混淆的政治意識下去生活。

1. 一般的構成民族的諸因素

一個運動的興起我們必須了解牠的歷史性，一種力量的形成與開展，我們同樣須了解牠的社會基礎，預測牠的前途和存在的久暫。

國族解放運動既具有牠的歷史性並社會基礎，而牠的歷史性便成爲社會進化的動力牠的社會基礎——基昔的回族大眾——便成爲反帝運動戰線上的生力軍

我在此文的必要上認爲有說明回族的構成因素與分析牠的勝利前途。

但我們先從一般說來，在一國，民族統一運動的開始，是有產階級反殖專制束縛的產品，順便我們舉出些歷史

事實，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是反抗封建的專制的統治階級運動，企圖從專制政體的鐵鏈下解放出來，一八四七年德國革命前的資產階級向封建的統治階級作猛烈的襲擊，爲真正革命勢力預道，建築着革命發展的坦途，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資產階級推翻專制沙皇統治，結束資產階級的革命開始。

在上邊所列表的事件，我們知道民族統一運動的過程，決脫離不了這鐵一般的史的範疇，並招出歷史傾向的法則，引起一國民族統一運動，不可遏止的力量偉大及其轉變。

現在把中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過程中的回族的形成與其經濟生活作一個梗概的敘述，回族是在共同的，1. 常住地2. 自然基礎地帶3. 經濟生活4. 宗教信仰的諸因素中構成這編漫全國的力量。

假使展望全中國的回族在每個省，市，縣都有着衆多的常住集體以及看到他們營着十七八世紀的小商業同手工業，尤其在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重壓下過着農耕生活，他們是怎樣的渴望着希冀着伸起腰來，解除自身的痛苦，與獲得應享的權利。

2. 承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餘波而興起的回族解放運動及其悲慘的結果

產業革命後，發展到第一期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

主義，爲了調和牠自由競爭的尖銳，便在東方發現了牠們的原料市場和商品市場。輸入牠的過剩生產回過資本，所以自從把「睡獅」的東方滿清政府的外衣揭起了後，砲艦政策終於構成了南京條約。「中國的牆壁已被打破了」。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後，原始受光顧的，要算南方各省區。而帝國主義在直接的經濟的侵蝕而外，便是利用當時的買辦階級作殘酷的榨取。

商品既侵入到農村，加速的造成農村經濟的危機，及手工業小商業的瓦解，依據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的矛盾作用——抑制土着資本的發展——感受了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在鴉片戰後更加多的凶殘的暴斂的滿清政府的宰割，便應運而起了反帝代表地主商人的滿清政府的太平天國革命。

這一偉大的革命，在異常順利的軍事勝利，一直到建都南京，給了帝國主義者一種民族力量的嘗試，給了滿清統治階級的政權一個大的動搖。

不幸在革命的陣營內領袖腐化了，離棄了他們的夥伴，（革命基礎）因策略上的衝突，內爭延長了，分散了革命的武力。滿清政府利用了他們的弱點，便跪在帝國主義面前求援，軍械的接濟以及直接阻止革命軍的佔領上海，障礙了革命的軍事進展，使革命軍不能迅速發展，到北方，這是帝國主義爲造成他的工具——地主商業政權——的強有力，這也是帝國主義向革命開刀的紀元。

滿清政府于是更利用代表地主官僚的漢奸會胡組織保衛自己階級的武裝——湘軍，向革命勢力進攻了，太平

天國的革命勢力便在帝國主義與滿清政府的兩重包圍中以至形態上的失敗，而潛在的發展着革命的怒潮。

當時和太平天國的革命勢力同一利害關係而立在反帝反地主商業統治戰線上的北方革命武裝所謂「捻匪」攪起北方革命的浪潮，普遍燕豫魯陝……的農村，且給了滿清政府一個「禍在宮內」的威脅。

這振撼滿清政府及國際帝國主義心魂的雄厚的武力，最缺憾的，是沒有同南方革命勢力取得緊密的聯絡，也不幸的潰敗了，然而失敗的後，果却把革命的種子撒在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心靈深處，我們不能不把這偉大的革命認爲是一九一一年的預演。

太平天國及北方革命勢力雖然被滿清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剿滅了，但承襲着革命運動而勃興的最光榮最英勇最龐大的，便不能不算回族反抗滿清統治的革命運動了。

滿清政府在屠殺了太平天國與北方革命勢力後，越是敲骨吸髓更加了不可數計的苛捐，尤其貪污官吏層層搜刮引起西北與東南的回族總動員，在開始非常順利的擊潰滿清的軍隊，全國又泛流推翻滿清統治的高潮，聰明的滿清政府又利用代表地主豪紳的左宗棠輩，統率大軍圍剿革命勢力，他們爲討得滿清政府的「見官加一級」「賞穿奇馬掛」便做忠實的「奴才」，貧苦約革命羣衆被「奴才」毒殺到新疆，用野蠻人報復的方法，甫離母胎男性小孩全都在剿殺之列，陝甘青寧的回族被殺了十分之七，虎口餘生的伊被趕到平沙無垠的新疆——這徒淹的罪囚現在還在萬

惡軍閥的任意宰割下過生活——本來回族在陝甘青寧是住在人的十分之九，而今僅殘餘些少數，他們現在尙在封建制度的剝削下過非人的生活，被宰割的生活。

東南的回族革命勢力在反滿清統治時，壯烈的英勇的掃蕩了反動的「奴才」們率領的滿清軍隊，更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存在了更長的時間，终于在帝國主義與滿清的夾攻，放棄了已發展着的政權，被慘無人道的屠殺了，與西北的回族遭遇了同樣浩劫，現在依然呻吟在軍閥的重壓下。

### 3. 目前回族所際遇的政治環境

經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的重大教訓後的政府，與高彩烈的高唱一曲，曰「開發西北」好像說：「失之東北，西北未晚」

假使我們觀察日帝國主義在積極侵略中國的一貫政策時，我們可知道日帝國主義已靈活的把往者的「武力外交」早換了一付嶄新的「經濟外交」，日帝國主義與英比帝國主義鍾情的結果，已在正太隴海鐵路線上做他應做的事了，——建立鐵道網，隴海線在盡量的「加工趕造」，拚命着欲完成從陝西直到達青海的幹線，青海將成爲日帝國主義傾銷過剩生產的市場，綏寧線的現實也是意料中的事啊，日帝國主義侵略陰謀，一日比一日的顯露，中央的建設計劃完成時，整個西北便成爲日帝國主義的市場，乾脆些說便成了日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我們與其說政府開發西北無寧說日帝國主義已代拆代

行，我們不希望政府再響亮的唱「開發西北」曲，請政府準備着潛伏的軍事危機與經濟危機。

日帝國主義在滿洲的軍事冒險，我們起碼知道這演奏的必然，在人們認爲日帝國主義「九一八」的冒險是單純的爲着「商業問題」時，我們不能不輕輕的拍着他的臂膀叫一聲「速醒」

從一九二九年因金元帝國的股票跌落而釀成了世界經濟的不景氣，日帝國主義也脫不了這巨大的影響，同時在經濟上軍備上遭受了歐美各國的打擊，在政治上形成「領額容額，處處都使日帝國主義者一種驚懼」。

日本帝國主義總算乖巧完成他引起二次大戰的佔領滿洲的宿願——滿洲是世界二次大戰的火藥庫——雖然日帝國在與法帝國主義企圖（？）下，甘作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沙皇俄國在滿洲的軍事冒險，造成了一九〇五年的農民革命，而且在過去法國幫助沙皇的結果是慘敗，在今日幫助日帝國主義的結果，未必就能勝利：尤其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今日，英帝國主義在欲放棄印度的時候，日帝國主義欲造成自己的印度，深恐不特加速了中國的反帝運動，而且加速了日帝國主義本身社會革命的危機，典型的傀儡組織雖僅是一種畸形的晚霞，然而我們不能不說這是謬誤的「大漢族主義」的顯明的結果。

遠迄滿清直到現在的中藏不睦，以至連賴「收復失地運動」是在英帝國主義的砲艦掩護下產生的一種反中央政

府的少數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目前因達賴「圓寂」而一時呈示着緩和，但危機決不同着達賴的「圓寂」而「圓寂」，我們在正義的觀點上對康藏的被統治階級表百倍的同情，康藏的被統治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在方興未艾，而英帝國主義的勢力將因其正民族解放運動的強大而崩潰，英帝國主義製造戰爭的反作用，正是促使被統治階級自衛力量的增厚，總之英帝國主義勢力崩潰的原因，是本身革命危機的成熟，與世界弱小民族反帝戰線的擴大，

中央的軟化政策，正是造成民族解放運動主的重要條件。我們在希望着中央政府把封建的狹隘的「漢族統治」的傳統觀念放棄，給各弱小民族的被統治階級一條活路，在解放國內弱小民族的政綱下，國內少數弱小民族，正是積極驅逐國際帝國主義的先鋒，

內蒙古自治是軍閥苛捐剝削與政府的移民墾屯的反響，尙在游牧經濟生活中的蒙民他們為延續他們的生命掙扎起要求自治了，雖然王公們在半推半就待價而沽之下終於「聯款」了，我們不敢認從此可以「永慶昇平」，運動的復活與消漲，是依據政府的經濟政治軍事上壓迫的高下來決定，寒苦的「蒙民」對於軍閥的暴戾手段及王公的豪奪政策認識的透澈而清楚

#### 4. 回族解放運動的史的必然性

我們假使細心的算起近八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的演變，除了國際帝國主義加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的侵略外，但同這種帝國主義的勢力一樣伸張的便是反帝反統治階級的民

族運動，

太平天國的革命，促起回族的解放運動，在南京的杜文秀（知識分子）西北的白彥虎（佃農）所領導的，幾至推翻滿清統治的解放運動後，在民族革命的過程裡更表現了整個回族的力量，元二年的革命，西北回族便擁護革命政權，及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時期，西北回族與革命的國民軍攜手做肅清北洋封建軍閥的先鋒，給了國民軍迅速發展上有力的援助，也可說再造國民軍，使潰不成軍的國民軍成了革命的生力軍，而回族兵士與將領，有的在西北做肅反工作，有的作國民軍東征的先鋒，東南回族一樣表現了相當的力量，廣大的回族農民作革命的後援，回族青年的參加革命工作，回族革命軍人白崇禧在軍事的勝利上更表現個人的才能與領導作用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

私有西北的國民軍在「痛飲黃龍」的滿足下，忘記民衆向西北民衆殘酷的進行剝削了，預征田賦至五十年苛捐雜費的多少可在遍地關卡中看來，紙幣充塞農村，吸收的現金使購買一批一批的軍火，遂促成一九二七年西北回族反馮大同盟，這一個軍事組合的現實，在馬仲英領導下作起反馮的軍事鬥爭，賜予西北軍（即國民軍）永眠的一付催命湯。

榆關戰起，英勇的安德馨領導着全軍的的兵士強頑的與日帝國主義肉搏，至犧牲了個人的生活，才休止了他的奮鬥，我們在以上的歷史事實中，可以深切的了解回族在國家民族統一運動革命史，有過怎樣偉大的力量與光榮的

犧牲，回族把過去實際鬥爭的經驗，現在用來要求本身的解放與平等的現實，

中國回族發祥地——新疆住在人的十分之九是回族，從滿清政府的屠殺政策起，他們的一切自由被剝奪罄盡了，在袁世凱時代他承繼了先朝遺訓「順者生逆者亡」，一直遺傳到「新疆王」金逆樹仁的這次屠殺，我們提起這血和淚織成的歷史，我們只好流着淚珠期待着同情。

「暴力」似乎是時應的呼聲，但在金逆樹仁統治新疆時以及金逆的前輩早已唱起「全武行」了。

回族為爭取民族的生存，於是推翻金樹仁統治而換起澎湃的回族解放運動的爆發，金逆樹仁恰成為中國回族解放運動之鎗。

在建築在封建制度經濟基礎上的今日的西北軍閥，更猙獰的伸出了剝削的鐵腕，貪污的官僚，更放胆焚燒已經瘦比枯枝的骨髓。整個華北的回族，是這樣呻吟在封建軍閥的鐵蹄下，他們是需要改變他們的厄運了，他們本能的開創着延續他們生命之路，他們的田賦已經繳納到六十年七十年，在一年汗滴和下土的辛勤的終了，農產品銷售在城市，可憐的資本（可說是成本）還要拆去許多，這當然就是大腹便便的經理及帝國主義歡迎的。「點心」

法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東南在被侵略的意義，並不亞于日帝國主義的對滿洲，尤其其他養的忠實工具雲龍——他是個猙獰族的剝削方法，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東南的回族在任着他的宰割下，概括些說，在軍閥階級統治下

的南華回族，在花樣百出中，「捐」已經足夠吸他們的血而吃他們的髓了，他們要求解放的情緒起碼，要比西北回族高過一倍。

「農村經濟破產」這是一般要人的口中帶着慈悲為懷的語氣，也不可掩飾在長長歎惜着。

全國回族的經濟生活，佔領導地位便是「農業」，在破產的恐慌下，有的離了農而到城市以至造成城市失業人數的加多，有的在雇傭條件下，提着頭顱過兵士的生活。

普遍全國的寒苦回族大眾，今日需要的是什麼，我們暫守緘默，在他們非人的生活裡，他們的所有的行動，我希望着人們認為這是史的必然，那才是科學的認識。

中國回族的解放運動不是拾了歐戰後「大回回主義運動」的餘唾，更不是受了凱末耳「亞東同盟軍運動」的衝動，中國回族解放運動自有牠的必然。

中國回族自覺的解放運動一幕一幕活躍的揭露在人們之前，假定有誰肯定而又蓄意含血噴人，那麼我們就把牠當作離間民族的政治陰謀。

本段結束的時候恰值西北戰爭開始我們無妨把把這含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戰爭，作一個簡要的分晰估量這次戰爭的前途。

因中央傳統的「淨化西北」政策我們早就知道戰爭的危機一天天在成熟着，孫殿英屯紮青西是中央的授命，這是中央開發西北初步工作，西北總算是在孫殿英所統馭的十



萬大軍保證下圖謀開發了，這次的西北戰爭不過是開發西北的開幕禮，而在汪院長的諒解下而又「命令」孫軍「停止西進」像這樣的政策，終掩蓋不了有步驟的預定計劃。

地廣人稀的青海如何能養十萬大軍，而久已流氓化的丘八也不願過準農的人的生活嗎，中央命令孫殿英作開發西北的挺進隊，途了軍事意義外而重大的政治意義更露骨的顯現着，畢竟非常人有非常智，孫軍一度「暫停西開」這不能不算調和手段的精巧以直率待有自然造成軍事上順利環境的時候「相機西進」這够能壓倒的玩着把戲——石嘴子前有孫軍長的虎麾而不與連的黃河蒙受了「公侯干城」的玉趾踐踏，——太原閻主任鬪氣的送數十萬動員費，西安楊主任豪俠「誓竭棉薄」——嚴防敵人東竄——真不愧好漢愛好漢的本色，胡師長的整師營師長的整師統統都開到寧夏邊境（？）這是作什麼，請同情國內弱小民族的革

命者代我們說出，戰爭的前途是不是佈着可悲的現象！

#### 5. 回族解放運動政治上的標底

回族解放運動不是回族中幾個鋒錚的巨頭所能的發動的行動，更不是幾個某些人誘惑着他們教他們作不忠不孝不臣不子的運動，是任重重壓迫下的寒苦的民衆，本能的了解了經濟壓迫可以抽取他們的靈魂，政治壓迫可以使他們萬劫不復，他們於是妥磨斷束縛他們的鐵線，以求生路。

普通全國的回族，他們在一聲警鐘起處，他們鼓舞了，他們正在凝視着自己的隊伍，他們同全國少數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是在同一目的上形成了聯盟，站在同一的戰線上，行動催使他們的靈魂，犧牲是他們的天賦的特性，帝國主義，封建剝削，武力統治，是他們的對象，解放與平等是他們的歸宿。

一九三四，一，一五。啼鵲寄自陝西無恨處

## 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被壓迫民族（續）

尤斯福

### 第四節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

亞洲各國除日本外，餘悉為殖民地；亞洲各民族除大和民族外，餘悉為被壓迫者；焉得不參加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而作戰？當歐戰劇烈時，威爾遜高唱：「世界各民族如能切實助協約國作戰，戰後一律民族自決」的口號，世界各民族盼望民族自決甚切，竟為其所騙，參戰的結果，

除了犧牲千萬頭顱外，別無所獲，不但民族自決沒有得到，且因其所屬國連年戰爭，為着補救國家元氣，殖民地反較戰前更加重壓迫與剝削，我亞洲民族當然不能逃于更加重壓迫與剝削的例外，不過世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並不因受威爾遜的欺騙與過度的壓迫與剝削而消沉；亞洲民族

獨立解放運動，反因受威爾遜的欺騙與過度的壓迫與剝削而愈行劇烈。世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亞洲為最劇烈，已如上述，現在亞洲民族，已由掙扎而得到相當解放者，有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尚在奮鬥掙扎中者，有中國，朝鮮，台灣，印度，安南，敘利亞，菲律賓等民族，茲分述如下；以表現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在世界上之勢力與將來之發展。

1. 中國民族，自鴉片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漸趨衰弱；中國民族幾有滅亡的危險，自孫中山先主提倡革命以來，領導中國民族，作排滿運動，反帝運動，而中國民族始有轉機，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公然把滿政府推翻，恢復漢族的自由；但是仍不能脫離了帝國主義者的羈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起來阻當時賣國政府向外國寫賣身契約的運動，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帝國主義者始知道中國的民氣不可漠視，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市民與帝國主義者的肉搏，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最著烈的表現，足以塞帝國主義者的胆，此後沙基慘案，萬縣慘案，三一八慘案，都是民族解放運動最優良的成績。

2. 朝鮮民族，朝鮮自被日帝國主義滅亡之後，韓人受日本的壓制，比之任何殖民地所受的壓制，都要厲害，朝鮮民族在這水深火熱之中，當然不能忍受，自然有種種之反抗革命運動，一九〇七年李相離，李雋，李瑋鐘，向海牙萬國和平會泣訴韓人痛苦，要求獨立，事敗，李雋遂憤而自殺，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革命運動，此仆彼興

崔益鉉，林秉瓚，盧應奎革命未成，事洩被害，李麟起義，將達韓京，事機不密，又歸失敗。朴汝城等起義聲勢亦大，因中伏慘敗，這不過是舉軍大者，其中大小暴動，又不知凡幾，其後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道上，全世界為之震驚，日本之地位因此大感搖動。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全朝鮮民衆要求獨立的熱烈運動，已有臨時政府的組織，並派遣代表馳赴巴黎，請求和會中法美各國予以援助，使朝鮮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鉗制，這雖僅如曇花一現，却使韓人覺悟到朝鮮的獨立，必須由全國人民，一致努力打開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鏈，才有實現的希望。近年以來，朝鮮革命同志與日帝國主義肉搏形勢，乃日益加緊，虎之門，二重橋兩次起義失敗後，繼有義烈團在漢城設立交通部，密集革命同志入國起事，另一方面復有日本共產黨大雄一屋等與韓國共產黨李東輝等協謀倒日。前年六月韓種出殯，朝鮮民衆復舉行大規模之熱烈獨立運動，凡此種種，由朝鮮人之覺悟而羣起之解放獨立運動，實均足為日帝國主義之致命傷。

3. 印度，印度在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之下，必然的引起印度民族的獨立運動，這是無可懷疑的事，不過在歐戰以前，所謂上階級，對英國統治非常忠實；而勞動者和農民，則向未有民族意識的發生，歐戰後，即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年，印度乃有強烈的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一九二〇年六月全印度回教徒代表大會，議決退還爵位，不應募公債，排斥外國貨，不信任文武官吏等案，開始舉行不合作

運動，同年九月，在加爾各答所開的印度國民會議，不合作運動，就以大多數的表決通過了，從此同盟罷工，抵制英貨，大示威運動等，都轟轟而起，甘地即負指導的責任，甘地所提出的印度民衆行動的政策，就是這個獲得自治的不合作主義，這個運動曾引起了普遍的民衆參加，聲勢非常浩大，後來致成爲羣衆的暴動。但是甘地的民族意識，只是全民衆的而非階級的，所以他們的不合作主義運動，在勞動者和貧農實際行動中，不久便消失了。一九二二年三月，甘地被捕入獄，英帝國主義者用武力壓迫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由此便陷于悲慘的失敗了，此後代表民族主義運動的自治黨，組織貧苦的工農羣衆，建築強大的民族革命的基礎。旋因內部分化，而革命工作又因之消沉。

印度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一由于政見的衝突，一由于教徒輾轉，最近甘地宣稱須先解決主張獨立和主張自治兩派之事，然後再努力調和印度回教的鬥爭，將內部統一完好，而後對外，甘地今日在印度政治上仍握有絕大的勢力，全印度人民都集他的旗下，印度的獨立運動，必可緊張起來，一九二九年孟加拉青年黨，從事有組織的武裝革命，建設獨立的印度聯邦，不幸事破被獲，同年九月印度國民黨發表一篇論文，是爲喚起全世界的人注意印度獨立的事。我們讀了之後，可知道印度人對於印度民族解放問題，還是想從徹底革命中達到完全的目的，去年五月，甘地以破壞鹽律，再被捕入獄，本年一月始被釋，這也是甘地最近努力的象徵。

4. 台灣民族，台灣在昔爲中國行省，後來割讓給日帝國主義者，台灣自爲帝國主義者管轄後，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和經濟權，概爲日人所獨佔，住民中除一小部份認賊作父，絕對大多數民衆是日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被壓迫民衆。目前台灣民衆共同的敵人是日帝國主義者，台灣人民的解放運動是一種民族解放運動，目前台灣解放運動中堅，爲台灣文化協會。該會自一九二七年改組後，其組織改爲民主集中的委員會制，其宗旨爲促進實現大衆文化，扶助農工青年婦女等團體之發展，現在日帝國主義者對該會會員手段非常嚴酷，但是該會會員並不因日帝國主義者的嚴酷而消蒙退志，他們正在領導台灣民衆，由死中找出一條出路呢。

5. 斐律賓，美國於三十年前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取斐島。於一九〇一年改定省界，設置總督，美人統治斐島與其他帝國主義者之統治其殖民地自較寬厚，而且實際上亦給予斐島人以不少福利；然而斐人的獨立運動，並不因之減少，其上院議長克桑，(Quizon)曰：我們斐律賓民族，寧肯自主而陷入地獄，決不願受他人統治而登天堂，亦可見斐人心理之一斑。

6. 安南，安南自一八八四年中法戰後，至一八九三年完全爲法國併吞，革命志士，繼續運動不絕，民衆雖然愚惰，然革命正氣實未消沉，一九一七年，梁王猜的泰阮起義，一九二三年安人謀炸安南總督於沙面，一九二七年逝世的梁文干，尤爲反法運動之健者。近數年來安南民族，漸

沉寂而趨積極，如南冠紗廠五十工人罷工之運動，憂烈公司之全體職員罷工，括林農民的暴動，高棉面高爾鎮市民之示威運動，尤其是一九二五年西貢兵廠工人罷工，拒絕修理石勒米奢刀兵艦，用來干涉中國革命事件，一九二六

## 說 共 信

無論什麼人類有意識有目的底集團——黨派會社……都必定有牠的精神上的力量來作這個集團的維繫物，這個精神的力量，我們叫他「社會的心」——「集合的心」或者「團體意識」都無不可，牠把一些散沙樣的人羣，柔弱的人羣聯繫起在一起，使每個份子都了解他自己不過是整個鎖鏈的一環，都了解整個集團以目標和自己的責任；使他們無形中向着其期望的目的，走着同樣的道路，有組織有紀律地行動，一千個，一萬個心只是一個心，一千個，一萬個行動，只是一個整個的行動；只有這樣才表現出團體力量的偉大，才使這個團體的存在有意義，

團體意識存在的基礎——團體意識存在的基礎是在於社會生活，在這生活的過程裡的一些人，由于共同有一致的要求，利害關係的相同，把他們鍛鍊成了一個共同體，團體意識便是這個共同體的精神的半覺醒的狀態，等他到了覺醒的狀態時，牠了解了他周圍的關係，必然的出路等等那就是產生了所謂的「共信」，

共信的必要——不知道有多少團體，倏起倏滅，或無聲無臭地存在着，不但不能担負起實際上奮鬥的責任，就

年春安南革命志士鑒於中國革命之緊張，組織安南民族獨立黨，潘佩朱為其領袖，現正從事進行與中國革命取聯絡之趨勢。

(未完)

阿

是普通召集開會都是困難的，召集成會以對於實際問題豐富的熱烈的討論和爭辯是沒有的，對於具體工作的實施當然更看不見，這個團體是否能面向着困難，在壓迫中艱苦地掙扎出來尋着牠的出路，真是用不着想像的！主要的原因是共信的缺乏，也就是表示牠——這團體沒有團體意識存在的基礎，他名義上的存在同他真正所代表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共信是什麼？——由上面的話看來，我們便知道共信是產於實際的需要，有具體的社會生活作其背景，所以牠決不僅代表一個抽象的概念，因為那是不足以維繫團體的，所以真理是實踐的，不是抽象的或定想的，抽象的真理的內容是空無一物，除了給予人類以幻想的慰安，或作精神上的愉快以外，什麼也不能給我們，酷信和平的基督教徒在歐戰時熱烈地為他們祖國（帝國主義）赴戰的兵士祈福，對於慘無人道破壞和平的帝國主義，却並無絲毫的反對，反而加以援助，在中國以及其他的殖民地的國家，到處都見得着他們的足跡，他們到處散佈着和平的福音，其實他們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

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雲王，正有人迷信着他們真能作「自決自治」的運動，這固然由于那些少數的蒙人和基都教徒誤解了「和平」和「自決自治」的意義，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由于抽象的「和平」與「自決自治」的本身，就是和一切都不衝突，任何解釋都可以加得上去的，所以脫離了實際的真理，是毫無意義的，共信的對象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有實踐性的真理，牠是針對着實際的問題出發，從裡面搜求出具體的解決方法，這種方法是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

此地應當注意的我們所謂的解決的方法，固然是實際的，但也決不是瑣瑣屑屑零碎的個別問題的解決，（因為這決不能成爲共信）而是對於解決實際的一貫的態度和方法，因此共信必須是有系統的，

共信的產生——共信既然是解決實際生活的方針，那麼牠顯然地決不是由于天賦的或啟示來的，同時牠更不是由于幾個英雄才子所創作出來的，相反地牠是從羣衆裡生出來在鬥爭中長大的，我們先說已經說過抽象的真理是一切都不衝突，任何解釋都可加得上去的，所以牠決沒有引起辯論和鬥爭的可能，更沒有引起更深入更透澈的討論與鬥爭的可能，但是我們知道無條件妥協，絕沒有產生共

信的可能，共信只有在羣衆裡自己提出自己所信的互相辨論互相鬥爭，從實際的體驗中覺悟出那一種「信」纔是對多大數有利而走得通的辦法，而自動地放棄了他的狹隘的「信」，這是僅就同一地位利害的人羣而言的，如果地位利害不相同的人羣，自絕對沒有發生共信的可能，總括起來說：共信是解決實際的問題方法，牠的發生是必須有共同利害的人羣作基礎，牠的成長是必須經過深入和鬥爭的。

☆ ☆ ☆ ☆ ☆

我們的共信呢！我們的共信，直接了當地說可以說沒有的！縱然我們受了時代相當的影響，而有了具體而微的所謂「共信」。也是非常不發，不具體的。例如我們主張回族的自決，民族平等，等等。但是這些問題的實際如何，達到這些目的手段是最怎樣的，我們是絕對沒有的！

如果我們自知其缺尚好，但是最可怖的是不自知其缺，因此我們對於共信我們並不自感其需要。回族青年會如果有一千人，便有一千個不同的主張，這樣我們能否担起民族運動的重担是很成問題的，所以我提出這個嚴重的問題來促起同志們的注意和討論。（十二月廿日）

達烏德

## 西行雜記（續）

### 數日之民地生活

#### 平原路上

出大青山山溝，循車路行，間亦有客店，率皆簡陋。外形

視之，亦不過土屋短垣，及鷄犬點綴之耳。路上車馬往還

，宛然大路。車式迥異于內地，造極古簡，車輪無輻木，只四木相交，若井字形。而車之堅強又絕非內地者所能及也。輓車者，騾馬甚少，胥用牛。普通之車，率皆駕轅者。牽套者各一牛，行極緩，御車者呼喝之不已。最爲罕見者，爲一人可驅數牛車，蓋車尾牛首，互相連屬，有若駱駝之列子然。御之者，只驅首牛車行，牛皆馴順，不少悖人意。最後牛車繫一大鈴，蓋防止牛繩之斷也。此名曰駱駝車。策驢行者亦夥，驢多黑色，光澤可愛。然體格稚弱，不及關東疙疸甚，關東疙疸者，驢之東北產者也。余聞夫過大青山，則近蒙古地，何以人不減少。詢之駱夫，曰：此路乃通武川縣之大路也，武川爲山北第一縣。初蒙古放壘，漢人耕者漸多，武川遂成大鎮。比歲豐收糧皆內運，牛車皆爲運糧者，路上之擔者，負者，乃由綏遠販來之布疋，大烟燈，及日用器具，往各鄉村販賣者。此種販販，稱之曰走後山。往歲之走後山者，率多贏利，唯近日之獨立隊，——土匪——大肆猖獗，負商小販，裹足不敢前，不如昔日矣。此處雖爲平原地，地勢仍起伏不已，行路者不覺之。然自駱上前望，遠山與青天一色，走幾時許，則不知山之所在，所謂遠山又不遠矣。然回首視之，山已隱乎人後，地之不平，由此証之。同行者，縱馬先驅，初始望見烟壙騰起，馬馳行。久之，煙滅馬昏，如陷大谷中。仍注視，則見煙壙動，馬驕驕斜上，若蟲之粘壁。地勢高下，又可見之。又吾人行時。固不見若何之村落也。忽路勢轉下，陡見村落叢集，炊烟遮樹，小兒相聚爲

戲，幾訝爲異境！此又地之凹下者。余始悉今日不知不覺中，已走過若許之山也。綏遠人嘗曰：『過陰山，見山不走山』。信然。道旁山地無荒草，類曾耕種。憶余在平綏路上，常見耕牛成雙，地呈二色，農民早已播種矣！不信此地，尙未開凍。此地土皆呈朱紅色，帶少許砂性，春氣動，地雖反潮，然無黏足苦。數歷山谷，又抵一村。村殊荒落。遠視之，無雜樹，屋相聚，宛然一坯紅土。短垣內窺，除鷄塲犬竇外，皆是農器。婦孺等見余輩，與客商異，皆大驚！幸駱家自舍中出，釋誤會，駱家曰：『此地苦于獨立隊者久矣！』以糞山藥進，食之，類內地白菽，唯少甜味。領房子忽戒駱夫曰：『今日已過午，當走二程路，不抵羅漢營不止也』。已而相向耳語，審之，不可辨。繼見駱夫各卸所司駱鈴，衆俱沈靜不言。余固詢之，堅不答。余乃謂同行者曰：『此正是後山，綏遠馬老表之言，將驗耶！』初在綏遠客次，有馬老表者，關內人，曾言『後山土匪正熾，請君等勿急于西行，過之，無倖免者』。是時心中雖悶悶，然至此憂亦無補。寂然不語，唯靜待安拉之口喚也。駱行無鈴，若敗兵之無軍樂，氣爲奪喪！野景荒涼，益無聊賴，駱影翕忽，心旌搖動！

### 頻近黃昏之武川縣

轉過一大山口，西北望。岡上風景依稀：若有無限村落。漸近，漸真切。則城樓廟宇，旗杆，畢顯吾目前矣。詢之，始悉爲武川縣。縣城附近，有營壘，有深溝，彷彿古戰場。間有白骨如堆，望之凄然！不辨是人骨獸骨也！

據駝家言：「武川雖爲邊疆要鎮，然省政不修，任自其興自滅。連年荒旱，饑者滿路。是以土匪充斥，人遂不能安居矣。獨立隊橫行後山十數載，官兵莫敢擾其鋒。西北軍主綏政，雖屢挫其勢，終未能搜剔澄清。武川縣會幾經匪燹，至縣長不敢居，匿於歸綏辦公。數年前，土匪公然行走，試問誰家無獨立隊寄食者！民國十年以往，本縣有荒地萬頃，大半已次第開墾，居民皆內地人。移來者，無大村落，烏蘭不浪村，住戶約百餘家，人口四五百，儼然武川之大鎮矣。縣北仍多土著蒙古，然漢勢北來，蒙人一方退避，一方仍維持其固有之遊牧事業。並編有蒙古馬隊，馬術槍法，均極精妙，漢匪不敢侮之。越一大沙河，駝行不陷，馬行其上，則蹄迹入濕沙中。縣正門人馬不許行，乃走東隅小門，殊狹隘。騎駝者，伏駝上，始得過。不然頭必觸破！城民觀者甚夥，皆甚鄉愿。街道有如背巷。豬成羣，糞溺四溢，穢不可觀。人行其上，恬不爲意。無城垣，只掘溝爲壘。路旁一學校，房尙齊整。球場大致如內地，然徒具規模也。學生咸集，爭觀異客，彼等衣粧，不類時式，棉襖重重，行動不力，目傳耳語，若相驚咋！走岡之巔，可俯窺全縣，惜天色頻近黃昏，日暖漸收，寒風澈骨，徒見暮煙縷縷，古屋相望，悵然也！下岡，出北門，一守門兵，面枯黃，衣老羊皮，荷鳥槍。見大隊駝至，殊驚疑。然獨一人，知不敢，又不敢問，避之無處，鵠立目送，狀甚窘。

### 可佈之夜色

今日路上聞駝夫密語，疑有寇警，心中恒惴惴不自安

！日落，嘎阿里·伊絲何克等皆有備。暮色蒼茫，牛羊皆下山，視四周景象，皆悽慘！唯西方餘之霞光，尙少慰人意，然尙留得幾時？冥冥中，騎者急馳，烟塵相屬，隱聞叱馬聲其雜。駝夫皆注視，莫辨伊何。駝亦氣咻耳動，回顧不已。乃索駝速走。余曰：「天色已昏黑，當去宿頭不遠矣。」麻掌櫃笑曰：「今日之路，方走半程，仍有五十里路。」余與同行者，相顧失色！夜間行，仰觀衆星甚燦，寒風時來，覺有無限涼意。數武外昏無所視，唯覺駝時上下行。搖動不已。意是崗巒起伏也。燈光犬吠處，自是人家。然彼等聞戶外駝行，燈即倏滅，若甚畏避。駝無鈴音，人聲亦寂，余無愁可解，乃自語曰：「若此僕僕夜行，寧非鬼耶？」駝夫聞之，應曰：「君不知綏遠諺語乎？『草地無鬼，拉駝者乃鬼也』余知語失，恐爲僑輩笑余信鬼神之說，乃繼曰：『苟依嗎尼在，無鬼也』。是時麻掌櫃踵余後，亦應之曰：『君言誠然，惜穆民均不作是解』。是時互相酬答，參以笑謔，幾不覺夜行苦矣。走凡十餘里，昏昏前視，有大黑屏影，搖曳不已。駝又頻左右其首，且震雙蹄。牽駝者行頓緩。麻掌櫃亦大錯愕，乃縱馬馳去。又見黑屏轉近，審視之蓋我駝羣已停行，亦成黑壓壓一片也。駝夫既停，乃相聚談，度來者爲何等人。聽見一騎如飛來，繼之者亦駢至。駝夫僉引避，互爲呼喝。余雖雅不畏懼，然毛髮爲豛，不安于駝。乃駝自頸伏下，依駝腿而立。來者至駝羣前，忽下馬，衆駝辟易。乃與衆語，審之，乃麻掌櫃也。駝夫等乃出，僉曰：「面前蜂擁者是誰？」麻曰

：「亦緩遠駝，知匪警，却不敢前。彼等乃自涼州來者」。初，麻掌櫃縱馬前去，見來人不遠，復緩行。忽聞鈴聲在駝上，心知此亦畏匪而緩鈴者。乃遙呼之。果爲緩遠駝。彼等謂：「在百靈廟，已得匪警，不安者一路。今大羣在前，不知何警，設不遇君不敢行也」。至是時，二騎者亦下馬，與駝夫等互爲殷問。並囑我駝速出民地，不然恐終不能免。余等乃亟行，路上坑谷愈多，駝健步如故。每上一山樸，風寒且厲，幾不可支。衣大皮襖，身尚不覺冷，而耳與足，則凝然不動，冷且痛，痛且麻木矣。加以騎駝方二日，骨肉若欲支解，一俯一仰，均痛甚。少選，明月東升，四望，天地甚澄澈，意少適，冷久，乃不冷，不意睡醒裏來，鮮不爲滿！余乃緊握駝上大繩，隨駝行姿勢，前後顛動，瞌睡不已。見燈火，聞犬吠，可以息矣，而仍前行。過店走村，屢乖所望。時已夜分，月色西斜。余恨極，乃自語曰：「天明，能不止耶！」恣其所之，過一村，入一盆地中，草梗粗甚，高可沒駝足。余曰：「此之謂草地矣！」！面前犬吠又急，隱約間，若重燃燈火。駝夫曰：「至店矣，君可下駝」。下駝後，手足已毫無知覺，駝夫戒余勿急于烘火，可運動，使筋血流行。手足自可復原。設急于烘火，手指足趾，恐即墮落。余乃不敢卒入店。通計今日始棒子匪，繼迫于寒風，又以連日騎駝，腰痛不已，終而困於睡魔，旅行之苦，竟如是耶！

### 失望之客店

店外運動少許，手足漸能屈伸，乃入屋中。屋內烟火

充滿，一點豆油燈，爲煙蔽遮，轉不如灶火亮。嗅屋中有異味，知又燃牛駝糞。店中只屋兩間，東西相向兩大炕。視炕上，已有宿客二。是時駝夫爭爲安置行旌，幾無插足地。宿客二人佔地位頗大，而且蹇僵，毫無通融意。衆迫之，一在一隅眠，一深夜他去。余等乃上炕，不能曲股，烟氣相迫，淚流滿面。余乃大恚曰：「皇皇終日，此即歸宿地耶？」少頃煙止，燈光漸亮，兩炕人可遙相望。見一老嫗，約七八十許，白髮成髻，面紋皺動，頗饒古味。開店者爲一濃髯男子，亦五六十歲人，綽長桿烟袋，意態殊自然。與之議，非久於開店者，蓋彼曾充軍人，足跡徧直魯各省，尙能談余村東黃寺駐軍故事，黃寺，北京城北一大軍營也。方言時灼灼然宛然二十年前情事。意若甚豪。彼家去其店約十里許，家有地五十餘畝，今年老不遠征，乃於此地，奉母開店。指炊火者，爲其子。年二十許，不能說明白話。目光稜稜，近若蒙古人矣。此地無井，吸水只於山陰處擔雪煮之，內多細沙，不能飲，駝夫謂：「草地中之水，以雪水爲最佳」。炕仍蒸熱，顧困殆已極，亦弗覺。次日起，已九時許，又覺痰多目漲，精神恍惚，自度曰：「是又昨日熱炕爲祟也！」飯後，無事，與牧童周旋，談牧事，亦若他鄉之知音然。回想十餘年前，余固亦隨羣羊，走荆棘，竄林莽也。朝去而暮歸，天真之樂，盎然不可擬。孰意今日竟飄泊于塞北，悲風慘月，悄悄奚似！

（未完）